

## “稀客”临门

□邓海波

经历了一年中最长的节假日空档期,中秋和国庆就像两个快乐的天使,终于一前一后敲响幸福之门。节前一天,几乎是同时,我和妻的手机发出同样的新消息提示音:“想去远方的山川,想去海边看海鸥。不管风雨有多少,有你就足够。”是李昕融唱的那首特熟悉的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。我与妻几乎同时拿起手机,两人设置了一样的儿子专属铃声,这速度,这步调,就像练过了一样迅捷齐整。

是儿子在家庭群里发来的信息,说他们已经买好国庆节回家的高铁票。这无疑似一股清泉注入我和妻的二人世界,于是生活一扫平日的恬淡静寞,溅起幸福的浪花。

受疫情影响,加之“北漂人”的努力,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儿媳又是一年没回家了,每年一次的见面快成“会见”了,他们也成了家中的“稀客”。

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道:“唉!总算能回来一趟了,都是我催他们尽早安排国庆假期的结果。”妻却说:“那是孩子们想我了,才挤出时间来的!”人一遇到高兴事,抢抢功劳也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。

然而,在接下来的几日迎“客”天里,我发觉妻变得焦躁不安起来。不知为什么,在幸福即将降临时刻,夫妻俩反而比平时多了些冲突。

因为上班近,工作日我们还住在有年代感的老房子里。儿子他们来了,自然都得住到大房子去。妻说:“这个双休日该去大房子好好收拾一下,卫生得好好搞一下了。”

我一听这话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,便道:“那房子装修得挺好的,我们也几乎每个双休日都去,每次离开,就像宾馆保洁打扫房间似的,这还需要再收拾打扫吗?”

“反正你也不用弄,烦什么烦?”我没想到妻会发怒,听说过有“路怒症”的,却没听说过有“幸福焦虑症”的,我缄口暗付:领教了!

可不是嘛,每次到大房子,妻除了擦家具还要拖地板。最让我感到有些过分的是,每次离开前,所有垃圾桶里连一片纸屑都不能留。如此,还要如何打扫?这让我也压力陡增。

逮着国庆前的一个休息天,我们按计划来到大房子。我想,既然妻要打扫,那就按提升接待标准搞呗。见妻还在静静地盯着天花板发愣,便着急催道:“那我们分一下工,赶紧干吧。”妻却反怼道:“你别催行吗?我都累坏了,你让我想想怎么搞!”

活还没干人就累了,难道焦虑会比干活更累人?看来,我还没有达到这境界。

按分工,我拖了几个房间的地板。妻过来检查了几处,凡有水渍印迹的都验收不合格,须整改重拖。而她自己更是以身作则,几个坐便器擦了一遍又一遍,直看得我担心:这是要把釉面光泽给擦没了的节奏啊!

在如此高标准严要求的激励下,我也把座驾里里外外擦了又擦,还意外地发现,用淡浓度的食用碱水擦拭内饰和皮具很管用——这恐怕是从宁波人喜食碱水粽受到的启发,连人体食用都没问题,把它作为清洗剂岂不是很环保安全?

想到“稀客”临门,得用最具有宁波特色的休假方式接待才好,最后选定了沙滩游和海捕等休闲项目。为此我做了功课,几乎把附近所有沿海的民宿都搜索了一遍,决意要让平时生活在把湖叫“海”那地方的孩子们,能够真正枕着海浪和涛声入梦。

算起来孩子在家吃饭也没几顿,但我却准备了一长串菜单,恨不得把所有拿手菜都写上。当听孩子们说宁波的猪肉好吃,便煮了红烧肉、酱烧大棒骨、油豆腐烤肉、糖醋排骨,整整一个系列呢。一时还在自己拿手且每次都成抢手菜的油焖茄子、红烧茭白、爆炒素鸡、糖醋藕片之间陷入了选择性纠结,毕竟再大的餐桌和胃口,也装不下宁波海鲜和拿手好菜轮番上阵。

孩子们这次并没选择坐飞机。盼归的妻偷闲又翻看了一下他们的购票信息,发现北京到宁波的高铁从原先的六个多小时,又缩短了一个小时,祖国腾飞的速度使我们离祖国的“心脏”更近了,这让妻盼儿的焦虑和迎“客”的劳累消失在笑容里。

国庆的相聚开心又短暂。孩子在返京的高铁上给我们发来信息,他贴心地为我们选购了当季优质蜂蜜,说货快寄到了,让我们记得去取。

孩子们回家过了短短六七天假期,却让父母幸福甜蜜了六七天,而他们寄过来的蜂蜜似乎还在延续这种甜蜜。我和妻四目对视,此刻,两人的心里像吃了蜂蜜一样,甜得化不开。



## 苏铁

□南慕容

院子里种了许多寻常的花草,杜鹃、山茶花、千日红、蔷薇等,虽然吸引不来莺莺燕燕,但也招惹些蜂蝶光顾。

大概是一年多以前,院子里多了一盆苏铁,那是父亲从他朋友的盆栽里分蘖过来的。起初只是一个皮球大小的圆卵形树桩,树桩顶端开裂如成熟的榴莲,几根细须状毛茸茸的小草从里边探出了头。让我诧异的是栽它的硕大花盆,直径超过一米,一人合抱不来,父亲说:“铁树生长旺盛,也许过不了一年半载,这个花盆都不够大了。”我心想,在我的院子,一种植物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它的生存问题,至于将来长成什么样,先不要让我养死了再说。

我性子疏懒,又经常不在家,养不了娇贵的植物。好在苏铁有一副随遇而安的好性子,自从来到我家,它就占据了院子中最大的一个位置,我从未给它挪过地方,也从未浇水和施肥,任凭日晒雨淋。但十天半月后的一个清晨,居然从顶端的裂缝里爬出了几片蓊郁的叶子,这线条刚硬的叶子呈15度角由内向外倾斜,形成一个优雅的弧度。比起院子里那些软奄奄的嫩叶,千篇一律的柔软曲线,这样清新刚健的弧度令人着迷。更让我着迷的是,苏铁的叶子如蘸满了绿色颜料的画笔,在我视线的空白上画下一天比一天旺盛的生命。

到了今年端午节的时候,因为茁壮成长的生命,原来显得空荡荡的花盆早已被一种盎然的生机填满,苏铁已长到了约1米高,风吹过来,叶片似抖动的剑光,俨然一风度翩翩的少侠了。

相对于“苏铁”这个冷冰冰的学名,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雅称“凤尾蕉”。剑身般的叶子,刚健有力,向外扩散着绿的涟漪,向内收拢着静的意志,像一只栖于梧桐的凤凰,赫赫羽毛,光华灿烂;振翅而飞,凤尾聚集起

力与美的漩涡,令人心醉神驰。费了好大劲,我把苏铁移到院子中央,正对着我书房的窗口,这样我就能在阅读习文的时候,近距离观察它了,它棱角分明的叶子刚好做了窗口帘幕的格栅。

我自诩为“蕉下客”已有好多时日,我为雨打在它身上的声音着迷,更倾慕于风在它身上吹出的线条。夕光下,它醉心于自己的影子,从花盆的投影里取出云彩;月夜里,我借月光在它身上制造的雪崩,看见自己内心的荒凉。

在院子里,这个巨无霸的花盆连同它伟岸的身姿是一种王图霸业般的存在,要让所有的花卉都臣服,却又坐怀不乱。清风徐来,花自盛开,我的院子虽然没有奇花异草,百般红紫,但在春天里也浓香沁骨,步步芳菲。连一向低调的蔷薇都已经开昏了头,频频飞出院墙外,追着流光中的蝴蝶,苏铁依然高冷地正襟危坐,像一个大隐于市的世外高人,对于那些春天正在发生的事漠不关心。没有蜂蝶萦绕,也没有雀鸟光临,日复一日枯寂地打坐,怡然自得于自己的小干世界。所谓春天不过是层层叠叠的绿在它身上的一次小小滑坡,眼见旁边的杜鹃开了又谢了,山茶花粉墨登场又黯然离去,只有它守住了内心的绿意,似这般姹紫嫣红开遍,都付了铁石心肠。

自从院子里栽了苏铁,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常常困扰着我:“铁树何时开花?难道真的要等待千年吗?”问了精通养花的朋友才知道,要让铁树开花,须擅长施肥,肥料中含铁量要高。我说,我最不擅长就是伺候花草了,还是让它随缘吧。朋友说,那还有一种情况,铁树开花,要看机缘。

也许要见它花开真要等待千年,也许就在下一秒。前阵子,连日暴雨,院子里断枝落叶,狼藉残红,只有苏铁依然挺直着箭簇般的身姿,风雨打在宽厚坚韧的叶片上,层层叠叠,似在翻涌起汨罗的江涛,这时,我似乎听到一个诗人跨越时空的内心独白。

铁树开花心未铁,多情却是人间雨。